

“我们以文学的名义在冬日里相遇”

——“你好,新会员——文学馆畅谈”侧记

□本报记者 王 觅 杨茹涵

在冬日的暖阳里,中国现代文学馆迎来了众多新朋友。12月23日,50位受邀参加中国作协“作家朋友,欢迎回家——作家活动周”的新会员带着对文学的热忱齐聚于此,开启了一段属于他们的文学之旅。在当天上午举行的“你好,新会员——文学馆畅谈”活动中,他们敞开心扉,畅谈写作中的喜悦与艰辛,让思想的火花在交流中绚烂绽放。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邱华栋主持活动并讲话。

邱华栋从中国作协的职责、功能和角色定位三个方面,向大家介绍了中国作协的内设机构、历史沿革及发展脉络。他表示,回顾走过的路,是为了走好未来的路,“文学的薪火传递到了我们这代人身上,我们必须回答好‘中国作协要做什么’这一时代命题。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重大使命,和在座的每一位作家有关,当下时代对于写作者来说,可谓前景广阔、大有可为”。他谈到,中国作协自十代会召开以来,为全面推进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紧扣“做人的工作”这一任务,创新工作体系,延伸工作手臂,扩大覆盖范围,推出了一系列务实举措。举办“作家活动周”系列活动,便是其中的重要举措之一,旨在让作协与更广大作家建立起紧密联系,让作协真正成为“作家之家”,让大家能常来常往常联系。

“加入中国作协,就像有了家,心也有了归处”

作家邵衡宁近年来专注于非虚构创作,她坚持每年深入关注一个特定群体,通过细腻的笔触讲述不同行业、不同境遇的普通人的故事。她表示,加入中国作协,就像有了家,心也有了归处,灵魂不再漂泊。“我将以此为契机,书写好‘时代中的个人史诗’,用文学作品映照出时代的风云变幻,用手中的笔展现对社会的关怀与责任,在记录时代的同时,也不断迈向自己的创作新征程。”

作家萧烟从温暖宜人的海南三亚来到北京。虽然正值寒冬,但当她看到大家洋溢着热情与友善的笑脸时,心中不禁涌起浓浓暖意。此前,萧烟用3个月时间,通过实地采访及田野调查,一头扎进三亚各个疍家群体之中,创作完成了报告文学《三亚疍家——一群人与一座城》。他谈到:“未来我将继续扎根本土文化,寻觅属于自己的独特领地,使作品能够真切反映出三亚的地域特色与人文精神。”

中国传媒大学戏文系副主任武瑶表示,当下每年都会涌现大量影视作品,其中真正具备传播力并能够在市场上立足的作品,都离不开扎实的文学功底与深厚的文学根脉。武瑶从事编剧教学工作已有十余年,在这一过程中,她愈发深切地意识到,创作专业的教学应当回溯至文学这一源头,除教授技法层面的内容外,还应当引导学生深入挖掘文学内涵,使学生形成逻辑严谨、浑然一体的创作思路,从而培养出更具文学底蕴与创作实力的专业人才,推动影视创作高质量发展。

在加入中国作协前,“95后”作家熊轲始终觉得自己的创作犹如“散养的滩羊”。当年参加高考时,他满心期待能够踏入中文系的大门,却遗憾地与之擦肩而过。诗词的出现拯救了他几近干涸的精神世界,在后续的创作过程中,他先后得到了甘肃本地作家以及其他省份作家的悉心关怀与指导。这让他深刻领悟到,只要始终保持对写作的热忱,坚持不懈地写作,就能在这片文学的天地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立足之地。

“文学为我开启了另一个平行世界的大门”

“我是俄罗斯族,我的家乡在祖国边疆,正是迟子建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里描绘的额尔古纳。”作家张雁怀对着对家乡深深的热爱与眷恋,多年来始终扎根于这片土地,长期深入俄罗斯族聚居村落开展调研工作。她通过细致的观察、深入的调研以及挨家挨户的走访,积累了丰富而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全身心投入到俄罗斯族文化的挖掘与保护事业中。“在52岁的年纪加入中国作协,我深感荣幸。我的家乡,夏日里草原广袤无垠,绿意蔓延直至天际;寒冬时雪原苍茫辽阔,白雪皑皑与天地一色。未来,我将继续用文学之笔书写家乡,讲好家乡的故事,将额尔古纳的独特魅力与文化底蕴传递给更多的人。”

“文学于我们而言,不只是一束光,不只是夜空中闪烁的繁星,更是永恒闪耀的太阳,以无尽的光辉驱散黑暗,给予我们温暖、力量与希望。”来自广西钦州的邱桂丽在北大荒出生、长大和求学,成年后回到南方工作和生活。这样独特的成长背景和人生阅历,不仅让她有了丰富的生活积累和创作素材,同时也对南北方迥然不同的地理环境、生活习惯、风俗文化、人文历史等有了更加深刻的体验。“未来我会持续书写人世间的悲欢离合,描绘山河的壮丽多姿,记录属于这个时代的故事。”

来自新疆鄯善的李荔用“感恩”“温暖”“责任”三个词来概括她参加此次活动的感受。“从新疆前往北京的旅途中,我的飞机先后两次延误,这让我心急如焚,好在最终还是顺利抵达目的地。”她满怀深情地说,中国作协就如同文学道路上的大家长,始终以宽广的胸怀与深切的关怀,引领着散落在各个角落、怀揣文学梦想的写作者们,让大家能够坚定地走在文学之路上的奋勇前行。有了中国作协,就有了一个充满归属感的家。当她打开所住房间的门时,一眼便看到了精心准备的卡片,上面写着这样一段话:“我们以文学的名义在冬日里相遇,期待未来能与你更多温暖的、美好的文字相遇。”这不仅是一份叮嘱,更是一份期待,它蕴含着对创作者们的信任与鼓励,激励着大家在文学的天地里不断耕耘。

作家郑欣的第一份工作是法语同声传译,此后几年,她更换了诸多不同类型的职业,但始终不变的是内心深处对文学的热爱。“文学为我开启了另一个平行世界的大门,在那个世界里,我可以尽情挥洒情感、编织梦想。中国作协以包容开放的胸怀,热情欢迎我们这些在文学道路上漂泊的游子回家,这带给我们的不仅是一份归属感,

好作品是改出来的

——“分组改稿交流”活动侧记

□张昊月 李英俊 邓洁龄 李 菁

12月24日,中国作协“作家朋友,欢迎回家——作家活动周”系列活动之“分组改稿交流”活动在京举行。11位在京报刊社的骨干编辑分成6组,与50位新会员开展面对面的改稿交流,旨在通过编辑点评和座谈交流等方式,为新会员们提供交流创作心得、分享创作经验的机会,搭建起报刊杂志与作家、评论家之间的桥梁。

中国作协创联部副主任包宏烈表示,希望通过此次改稿活动增进彼此的了解,不断拓展文学视野,进一步发现和培养中国文学新力量。希望新会员以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认真打磨自己的作品,找到今后文学创作与研究的方向,推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时刻保持对时代和生活的敏锐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青年文学编辑室主任付如初看来,每一位文学创作者都需要潜心打磨语言。快节奏的生活和日新月异的文学生产模式,促使作者和译者躬身探寻语言的丰富性。在此基础上,作家才能贴近笔下人物的性格与心理,游刃有余地表达独特的感受和发现。她欣赏王倩茜小说中表现出的“语直气壮”的语言魄力。谈及好小说的标准,付如初认为,“好的小说一定不难读,但是最后一定难以读懂”,因为优秀的作者总是怀揣宽和与包容,不断在作品中探寻世界与人的复杂性。她还相信,写作中表达真挚美是永恒的真理。

对于散文写作与日常生活的密切关联,《青年文学》编辑岳麒持肯定看法。她在评论许静散文时谈到,她的作品能从日常琐事中展现隐秘的温情,字里行间的细腻声音和不断涌出的画面令人印象深刻。肖辉跃是一位生态文学写作者,近期她以散文的方式寻觅渤海湾鸟类的踪迹,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岳麒认为,肖辉跃的散文主题独特,语言诙谐幽默,其中涌动的人文精神与社会意识,值得引起更多关注。

刚开始写作时,很多作者可能都会选取常见的题材,这些题材容易引发共鸣,但由于前人已留下太多成果以及写作模式,如果创作者不能有所突破,最终的作品很可能显得无效和平庸。《诗刊》编辑部副主任彭敏评价梁亚军散文《窗里窗外》中“老人并不可爱,爱一个老人是困难的”这句话坦率而真诚,打破了传统亲情书写中单一理想化的模式,文本富有张力,情绪和情绪之间的纠缠变得更加丰富。土匪小白的组诗《草原行迹》也是如此,虽然是常见的边疆题材,但他依然在其中找到了自己的表达路径。彭敏认为,要想在创作上取得突破,写作者应该保

持不断的进化和自我革新,通过丰富的阅读不断获得更高的视野,同时密切观察当下的最新创作动向,时刻保持对时代和生活的敏锐。

微小的切口撬动深远的意义

写作者在创作短篇小说时,心里一定要知道作品的终点,终点的意义即是小说结构的呈现。《人民文学》副编审刘汀在点评淡豹、张戈、王清海的短篇小说作品时提到,当明确写作终点的核心后,抵达这个核心的切口必须尽可能小而精准,就像一根锋利的刀片或者纤细的头发,通过微小的切口撬动深远的意义。刘汀说,短篇小说是一种悬千钧于一发的艺术,追求在极简之中展现力量与张力。然而,千钧的分量必须适度,如果过于沉重,像泰山压在头发丝上,就会失去那种命悬一线紧张感。

《中国作家》影视编辑部副主任贾京京主要从影视改编角度出发,细致且有耐心地具体剖析作家们的文本。在他看来,网络作家在创作小说的细节方面要多考虑文学性和主体性,人物的塑造要更多考虑情感铺垫,注重角色关系的逻辑性。作家出版社编审姬小琴则从网络小说出版的角度谈到,网络小说的纸质出版与网络发表有较大差异,比如存在分段多、前期情节铺垫过多、文字过于细碎等现象,可能在网上连载时不会对阅读产生太大影响,但以纸质书的形式出版后,就会影响读者的阅读感受。她建议网络文学创作者不要将角色过于工具化,尽量简化不必要的情节,让文字有更多回味的空间。

小说的“种子”是作品的起点

在人工智能时代,如何以文学的表达彰显人的独特性,成为每位写作者面临的共同命题。《中国校园文学》主编徐时留注意到一些新会员提供的作品能紧密贴近现实生活,探寻生活背后的意义,像鲁彦南的作品便着眼于当下青年情感世界,对人之生存加以思考,具有强烈的时代意识。在徐时看来,优秀作品不仅要呈现人的生存状态,更需深掘出人之生存的价值与意义。针对一些作品中存在的叙事节奏迟缓、小说留白不足、叙事时间杂乱、人物形象扁平等状况,徐时提议作者一定要找到小说的“故事核”,“故事核”作为小说的叙事核心,对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塑造人物性格和命运起着极为

更是有力的精神鼓舞与坚实的创作后盾,让我们在文学的天地里能够更加自信地展翅翱翔。”

“写作是坦率且真诚的自我表达”

网络作家飘荡墨尔本在创作题材上涉猎广泛,涵盖了非遗、科幻等诸多领域。前不久,她的作品《筑梦太空》入选了2024年中国作协网络文学重点作品扶持项目(科技科幻主题)。她表示,作品中的小细节都源自成长历程中接触到的科普知识。平日里,这些知识看似无足轻重,但在创作时却能自然而然地从脑海中浮现出来。“网络作家要深入生活,走进大街小巷,与形形色色的人交流互动,捕捉那些真实而动人的瞬间,感受人间百态,体会市井烟火中的喜怒哀乐,将其融入作品之中,使笔下的人物更鲜活、情节更具感染力。”飘荡墨尔本说。

今年是清雨丫头从事文学创作的第12年。“我是理工科出身,小时候从没想过自己能成为一个作家。最初萌生创作的想法,是因为在网络上看到的那些小说无法满足我的胃口。所以我开始思考,这些故事如果由我来写,我会赋予它们怎样的结局?”读者的鼓励给了她深深的触动,“读者会在留言里向我倾诉他们从我的故事里收获了怎样深切的感动,我的故事又是怎样陪伴他们度过一段段难忘的时光。也正是在那时,我真切地感悟到,我已经成为一名要为需要故事的读者端上美味佳肴的作者,肩负着用文字传递情感与力量的重要使命”。

“写作是坦率且真诚的自我表达,无论为何而写,无论写怎样的内容,我都会从自己的记忆深处去探寻和挖掘,那里藏着我创作的灵感源泉。”作家雪鸢谈到,写作者需要勇敢直面自身的创作,坦然接受外界的评价,这是每一个写作者成长历程中的必经之路。对他而言,写作是一种奢侈的爱好,这种奢侈并非物质层面的奢华,而是精神领域的富足与享受。“写作让我明白,笔下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是从自我探索开始的,只有不断和自己的内心对话,才能写出真正有意义的文字。”

“我上学时曾在笔记本上手写了一本小说,后来开始在网络上连载小说。我发现有很多读者会在评论区热烈探讨故事情节,还会直接和我交流互动,分享阅读体会,这种感觉与我独自一人默默写作时截然不同。”作家存叶谈到,在收获读者的鼓励与喜爱后,他的内心思绪悄然发生了转变,立志要成为一个擅长讲故事的人,一个能够创造出精彩世界的作者。“我期望在未来能够秉持更为真诚的态度深入生活,悉心探寻生活中的点滴,以更为炽热的情感塑造人物,让他们在文字间鲜活地跃动,绽放独特的光彩。”

当天下午,新会员们还一同参观了中国现代文学馆正在展出的“歌以咏志 星汉灿烂——新时代文学成就展”“‘三红一创 青山保林’红色经典展”等展览,感受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的辉煌成就,重温红色经典的隽永魅力。

关键的作用。他还谈到,故事虽可虚构,但小说细节务必真实,唯有真实的细节才具有说服力,也才能触动读者的心灵。苗族作家腾瑛专注于散文创作,她坦言自己的散文写作当前正处于瓶颈期。同样从事散文创作的俄罗斯族作家张雁在构思有关额尔古纳河的历史散文时也遇到了障碍。对此,《民族文学》二编室主任安殿荣结合多年的编辑经验谈到,从创作小散文“迈入”厚重的大散文,会面临一定困难,小散文宛如灵活的“轻骑兵”,直接迅速地传达出作者的感想和人生思考,大散文则更为厚重,需要作者深入挖掘、充分调动丰富的人生积淀与阅历。书写历史题材的大散文,作者应该从当下日常生活与细微事物切入,融入作者独特的感情,以小见大呈现历史。她还强调,不管是何种文体,想要写得出彩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一个写作者能够走多远,最终考验的还是作者深度的思考力和准确的表现力。

《小说选刊》编辑部主任文苏皖注意到科幻作家鲁般作品中的想象成分,认为这与其从事科幻文学创作有关。谈及其作品中的成长主题,她认为,成长主题小说不仅要关注个体的发展,更应该广泛探讨成长所需的要素,尤其是与社会的关系。为此,她建议作者在小说中增加一条能够产生社会影响力、促进社会交融的线索,以实现小说反映现实生活的目的。她还从作品结构层面谈到,要使作品立得住,必须找到小说坚实的“种子”,小说的“种子”是作品的起点,作者必须明确故事的核心和重心,无论是中短篇小说,还是长篇小说,这个核心必须坚定不移,不能摇摆。

此外还有几位新会员,主要从事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工作。文学创作与批评研究是一种互相对话的“共生”关系,作家与批评家的“双向奔赴”,是新时代文学形成良好生态的必要条件。在点评杨姿和李璐的学术论文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执行主编崔庆蕾谈到,文学研究既要聚焦文本内部的鲜活细节和阅读感受,也要充分参照作家的创作谱系和其身处的特定历史年代;既要挖掘不同代际写作者的差异经验,也要写出“文学共和国”的驳杂与丰富。人与文互补,文与史互证,脚踏实地回到文学现场,兼具文学的性情和对历史的理解,才是好的文学研究。在点评覃皓璐的评论文章时,《文艺报》评论部编辑教鹤然表示,“同代人批评”在将眼光从历史转向当代的同时,也要具备文学史的视野和“经典的关怀”。兼具鲜明的时代感、精准的问题意识和合理的结构安排,才能打开作品的意义空间。

好的文学凝聚着时代的气质,滋养着一代代人的心灵。

近一年来,一批批文学作品在乡土根脉中汲取营养、在民族交融中展现风采,在网络浪潮中引领创新,用真诚的笔触凝聚起磅礴力量,绘就文学与时代交相辉映的生动画卷。

山乡巨变展新篇

湖南益阳清溪村,“中国文学之乡”6个字格外醒目,这里是著名作家周立波的家乡。20世纪50年代,作家周立波从北京回到故乡清溪村,写下著名长篇小说《山乡巨变》。

2022年,中国作家协会在益阳启动了“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并邀请一大批作家走进清溪村,借此鼓励他们深入乡村振兴的火热现场,记录真切宝贵的时代经验,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

越来越多文学创作者加入这一计划,他们循着周立波等文学前辈的足迹,主动走进田间地头“做人民的学生”,与村民们唠家常、串“亲戚”、交朋友,倾情投入新时代农业农村题材文学创作。

今年以来,《花灯调》《苹果红了》《东山勘》等一批饱含时代气象的文学精品接续涌现,多角度展现出新时代的“山乡巨变”。

截至目前,“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入选作品和选题29部,正式出版13部,其中既有名家新作,也有青年力作,为新时代文学提高艺术品质树立起标杆。

如今,“只有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才能写出好作品”已成为当代作家的共识。今年2月,入选计划的长篇小说《草木志》正式出版,该作聚焦新时代东北乡村全面振兴,从小切口展现了我国乡村现代化发展的成就。专家表示,《草木志》等作品对地域风情、民俗景象的精准把握,不仅体现了写作者的笔墨功夫,更展示了深入生活的态度。

与此同时,传播技术的迭代升级,也不断拓展着文学作品与读者相遇的方式。借助各地作协、出版社的“破圈”努力,今年3月出版的《霍林河的女人》等作品还有有声书、文学节目、影视版权开发等方式,实现作品“跨界生长”。

基层波澜壮阔的实践,为当代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养料。与此同时,文学也以其独特的方式滋养乡村,成为驱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动力。

在浙江德清、甘肃临潭等地,文学底色与现代文旅产业相结合,吸引众多游客、文学爱好者前来感受山野间诗与远方的交融,助力山乡呈现出人气高、收入高、文化水平高的新变化。

从江南水乡到八百里秦川,从湘西边城到东北一隅,一批批优秀现实主义力作从华夏大地上“长”起来,用沾泥土带露珠、饱含深邃哲思与浪漫诗意的文字,润泽着广大乡土。

民族文学筑同心

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颁奖典礼11月在广西南宁举行,25部作品、5位译者获此殊荣。从辽阔开阔的戈壁到风雪交加的高原,再到烟雨弥漫的漓江,这些民族文学作品反映了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自觉。

盘文波的小说《烟雨漫漓江》以巡山开篇,在“春柳绿”“水流夏”“风动秋”“冬日暖”的四季流转中,写出漓江儿女对生态家园的用心保护;马金莲的小说《亲爱的人们》融合个人奋斗史、家庭命运史、易地扶贫搬迁的乡镇变迁史、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发展史,以富有地方文化诗意的笔触展开一幅辽阔的西北风情画卷……以其贴近时代生活的现实感,受到读者关注。

各民族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近一年来,民族文学作家敏锐捕捉到了这一壮丽的历史进程与精神图景。

金戈的长诗《椰岛雄鹰》以抗战时期黎族的全国战斗英雄陈理文为主人公,歌颂爱国主义精神。他表示,民族作家应该以本民族的故事丰富中华民族的故事,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马文秀的诗集《三江源记》于今年6月出版,表现了中华文化对和谐共生的普遍追求。在她看来,“少数民族作家要努力敞开胸怀,拥抱更广阔的世界,融入当代文化圈的整体格局中”。

此外,朝颜的非遗主题散文集《古坡的舞者》、王熠的小说《敦煌:千年飞天舞》等一批作品陆续涌现,书写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故事,展示各族人民共同的生活与梦想。

网络文学立潮头

在今年9月举行的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闭幕式上,来自广东的“00后”网文作者郑义存是十位发言作家中最年轻的,大三便开始创作的他,此时才刚刚写作两年。

作为借助互联网创作和传播的文学形态,网络文学以别开生面、繁茂发展之姿,丰富了新时代生机勃勃的“文学版图”,为中国文学注入新鲜力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今年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底,中国网络文学用户数达5.37亿,网文阅读市场规模已突破400亿元。

告别自主生长时期,中国网络文学已步入了有序发展、融合发展的新阶段,朝着主流化、精品化方向加速发展。如何在已有的题材和创作形式上求新求变?近年来,聚焦现实题材,网文作家们创作出更多关注现实生活、反映人民心声、展现时代变革的文学作品。

甘海星创作的网络小说《陶三圆的春夏秋冬》聚焦河南嵩山脚下桃源村的变化,讲述三代村民接力脱贫致富的故事,日前和另外两部网文作品一道,入选第十七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获奖名单。

从2011年起,“80后”网络文学作家袁野开始以笔名“爱潜水的乌贼”在网上发表作品。他的代表作被翻译成英语、泰语等多国语言,作品海外阅读量约5000万。

袁野的作品走红海外不是孤立现象。近年来,越来越多中国网络文学作品扬帆出海,吸引大批海外读者订阅。今年11月,又有10部中国网文作品入藏大英图书馆,网文“出海”打开了“读懂中国”新窗口。

中国网络文学“走出去”步伐正在加速,并成为世界性文化现象。中国作家协会今年发布的《2023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显示,2023年网络文学海外市场规模超40亿元,海外活跃用户总数近2亿人。

此外,中国网络文学已成为IP转化的重要内容源头,在跨界融合中,网络文学通过与影视、游戏以及其他文化形态相结合,将文化产业做大做强。

截至2023年底,网络文学改编影视剧授权总数超3000部,网络文学IP的开发转化已延伸至有声书、动漫、文创等领域,并在海外获得广泛影响力。

中国作协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网络文学已在海外形成产业生态,传播方式超越了文本层面,更是一种文化现象和文化理念的传播。如今,一些海外作者正以中国元素为创作灵感,进一步扩大了中华文化的影响力。

从厚重文化中汲取滋养,于产业升级中守正创新,网络文学之花灿烂绽放,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生动名片。

(新华社北京12月23日电)

在扎根人民中感受文学创作新趋势

□新华社记者

余俊杰

张 格